

楔子 鵲兒的悲哀

波難國，一年前。

夜寒如霜，寒鴉淒然哀叫，亂世裡誰能苟安？

燕樓身穿襦衫，頭束紫帶，腰上卻佩了柄銀白色軟劍，盡顯宜文宜武丰采，他輕輕的闔上門阻卻屋外的寒風，躺在病榻上的老者臉色蠟黃卻目光清明，儼然是油盡燈枯的迴光返照之象。

燕樓跪在榻邊，老者用手輕撫著他一頭黑髮。

「不用傷心，為父在你娘去世的時候就已是行尸走肉，幾度想就這麼跟著她去了，只是你還小，我捨不得你。」

「爹，你的病醫得好的……」

燕父張嘴似笑。他的身子不濟事了，若還有什麼不放心的，便是這個孩子了。

當年孩子的娘受辱自盡，若不復仇，他枉為一代劍客，於是他殺了仇家，攜著孩子逃離祖國，來到重武輕文的波難國落腳，卻因藝高名揚，被半強迫的當了少主的劍術師傅。

他不要名、不要權、不要利，他要的是孩子在他身邊一樣的學習武術，他失去妻子，不能再失去樓兒，他要教會他以武自保，不再步上妻子的後塵。

主公惜他武藝，勉為其難把樓兒提拔成少主的伴讀——縱然這在波難國委實不成體統，甚至惹來諸臣非議。

「你若是女子，就能做少主的侍妾；你若是男子，就能成為少主的心腹，但你是鵲兒，注定一輩子只能當少主的奴才。」

燕樓沒有作聲。他們原是白宋國人，白宋國歧視天生生理構造不陰不陽的鵲兒，名門大戶生出鵲兒絕不肯留在家中，都送給低賤人家撫養，爹卻親手撫養他至今，他何其幸運，但波難國對鵲兒更加賤視，若要討生活，只能為奴做妓，還是最低等的賤妓。

「我錯了嗎，樓兒，不該讓你當少主的伴讀，多少人在等著扯你後腿，少主越是信任你，也就代表你的處境越危險，我若是走了，你還能依靠誰……」燕父內心萬分擔憂。

憑著自己少主師傅的地位，還能讓樓兒在府邸中不比人低一等，而少主伴讀的身分也讓樓兒有立足之地，但幾位渴求與少主親近的世家公子，早已不滿樓兒只是個低賤鵲兒卻被少主看重。

他是不是太天真了？

當初他刻意替兒子求來少主伴讀的位置，算計著若有同窗情誼、自小相親，少主總不致棄樓兒於不顧，但少主成年後精明幹練、城府深沉，真的會為了一個世人眼中低賤、毫無利用價值的鵲兒，去得罪身邊一群的世家公子嗎？

這一細思，又讓他再度擔憂起來。他不畏死，只怕死不瞑目。

「爹，你沒有錯。」燕樓發聲。

爹沒有錯，因為爹的庇蔭，他能文會武，少主所學他全都能學，世上沒有人比他更幸運，擁有這樣高瞻遠矚、慈愛關懷的爹，在最艱難的時刻也不放棄他。

一把握住兒子的手，燕父忽然壓低聲音嘶啞道：「你不可以癡心妄想，這就是爹最後的遺言。」

臉色一向淡定的燕樓渾身一顫，雙頰浮起不自然的紅色，目光往下看著地面，他在逃避。

「答應我，你絕不癡心妄想！」燕父厲聲說。

追求自己不該妄想得到的東西，將是致死最快的路徑，而他只有這個兒子，不能看著他自找死路。

知子莫若父，縱然表情淡漠，眾人都不瞭解他的心思，但自己的爹還是能窺破他藏得最深的心事。

那個人住在他的心底，但他的傲氣與尊貴，還有那不可侵犯的身分在在象徵著他是高高在上的天，而自己只是骯髒低下的泥濘地。

「我發誓我絕不癡心妄想。」他喉頭乾澀的吐出承諾。

欣慰一笑的燕父撒手人寰，去與十幾年前過世的妻子相見。

燕樓把淚水逼回去，默默的退出房間。

屋外樹下，一個穿著白色暖裘的男子負手而立，姿態玉樹臨風卓爾不群，淡定的臉上看不出情緒。「師傅去了？」

「是。」

「好好安葬吧。」

「謝謝少主。」燕樓跪謝道。

男子走近，燕樓匍匐在他腳邊，地上的冷雪浸濕他的衣褲，也冷透他的心，男子將手按在他的肩上，「你明日便辭了伴讀一職，還有，我會照顧你的。」

沒了伴讀之位，失去爹親的庇護，他還有什麼身分可以待在這座府邸，波難國雖然沒有明文規定鸚兒只能為奴做妓，但是他沒有看過失去庇護的鸚兒能正大光明的行走在街道之間。

少主罷了他的伴讀一職是何用意？

他要他為奴，還是做妓？

燕樓握緊拳頭，心裡發冷。這就是殺人不用刀，以他鸚兒的身分，在波難國能做什麼？

那些恨他、怨他、瞧不起他的世家公子們，正苦無機會糟蹋他，還不趁機安一個莫須有罪名在他頭上？少主既要罷了他伴讀之位，那就意謂著他捨棄了他，對他毫無情分，更意謂著那些人能對他為所欲為——除非他逃離波難國。

彷彿能預見自己被人陷害、百口莫辯的因罪淪落到低賤的風月場所，他當過少主伴讀，又是初次，將會喊到多少價碼？在這座宅邸中嫉恨他的那些世家公子，將以輪流凌辱他為樂，他或許會在下等的後堂聽到他們相互穢言穢價。

一想到這些，他不寒而慄。

他有武功，他們能封了他的武功；他抗拒，他們會在他身上施藥，舉目無親、無依無靠，求救無門的慘狀——一直撲腦海，他冷徹心肺。

當初練武時那些人在他手下敗得有多慘，他們就會連本帶利的討回去。

男子收回手，在雪中瀟灑轉身離去，燕樓望著他冷淡遠走的背影。這已說明一切。再次進到屋內，他為爹親沐浴淨身，然後叩頭拜別，再次抬起時，臉上已經覆上一層冰霜。這一次是真心誠意的立誓——

「我絕不癡心妄想！」

第一章 阿捧被毀容

八王爺府內。

燭光灼灼，于靈飛坐在床邊。他已經梳洗好了，因為生活規律，晚上又沒有網路可以上，很容易就會想睡覺，偏偏得和人分享床位。

自大狂——呃，是大將軍，切大將軍他躺在床的內側，他一躺下，就瞪上那濃眉大眼，頓時那張書信上的內容又在腦海裡浮現。

信到底是誰寫給他，又為什麼想毒殺切以刑？還有桃紅與想毒殺切以刑的人究竟是什麼關係？越想越是頭痛，越想越是毫無頭緒。

聽說當初桃紅坐在妓樓憑欄吹風，不意看見威風凜凜的切以刑騎馬經過，一顆心暗許，恨不得他成為入幕之賓，卻反遭譏諷辱罵而結下樑子，但事實真的是這樣嗎？

因為拐不了切以刑，就從他堂弟切落合那裡下手，桃紅如此的執拗，真的只是因為切以刑不屑他這名滿天下的花魁，才非得把對方給弄上手嗎？

或者是桃紅早已鎖定切以刑，所有的獻媚用心，全都是為了毒殺切以刑？

于靈飛正想得頭腦發昏，這才發現切以刑一直看著他，被自大狂狂瞪可不是件舒服的事，更何況他眼裡還燃燒著熊熊火焰。

「你……你還不睡？」他聲音啞了，語調輕顫。

誰教這自大狂的費洛蒙胡亂散發。先聲明，不是他愛跟他睡一起，而是沒有房間，為了避免其他呆呆的鸚兒，一見這自大狂就臉紅心跳，腎上腺素往上飆，繼而被吃乾抹淨，他才勉為其難跟他擠一間。

沒辦法，誰教他們的店被藍水兒給假傳旨令毀了，八王爺的親哥哥——也就是當今聖上，就頒了道聖旨，說任由無家可住的他在京城任何地方行走借住。

有仇不報非君子，他當然領著店裡的一大群靠他吃穿的鸚兒，跑來八王爺府借住，八王爺礙於皇命，當然也無法說「不」。

但切以刑黏著他，說也要來這，沒看過雄赳赳、氣昂昂的男人這麼黏的。

偏偏他是大將軍，他又不能明白的叫他滾。

初見面時，他就覺得這男人鐵定是種馬一隻，要知道要成為一隻非凡的種馬，也要有笑傲群倫的種馬魅力……就見他一臉正經的比著自己的手——

「你壓到我的手了。」

「哇呀！」

于靈飛驚叫一聲，自己的屁股還真的壓到他的手，他羞紅臉挪了一下。

切以刑靠了過來，低聲問：「你到底是想怎麼樣？」

「什麼想怎麼樣？」

這天外飛來一句讓于靈飛搞不清楚狀況，事實上，來自二十一世紀的他有時候也

搞不太懂古人的邏輯。

切以刑一手圈住他的腰往自己的身上貼近。

于靈飛慌忙的按住他的手臂，卻發現該部位熱得燙人，而他的眼神更加炙熱，像鐵水壺裡的水在瓦斯爐上沸騰了一般。

切以刑想幹麼？一副直想把自己生吞活剝的表情。他在阿捧面前雖然表現得很有志氣，說切以刑膽敢對他不軌，他一定會踢壞他的寶貝。

但身處其境，被這男人充滿熱力的眼神一看，他一股血氣往臉上湧去，恨不得能搥搥臉、去去熱。

「說，你到底要多少，爺有銀子付得起，別再玩欲擒故縱的把戲了。」

所有的躁熱、慾望全都不翼而飛，而且還飛到天涯海角，再飛出遙遠的太陽系，然後變成恆星爆炸般的怒火。

這男人開口便沒好話，每次說的話都讓人七竅生煙，只差沒拿把刀剁了他這隻沙豬。

「我也有銀子，你價碼多少，我買你！」他氣到口不擇言。

桃紅是賣的沒錯，但是不好意思，從他于靈飛到古代之後，沒一天陪過客人，還把妓樓改成茶樓，可說是清清白白的做生意，他不是娼妓，不賣身的，到底要吵多少遍，切以刑才能夠搞得清楚？！

「……你買我？」

切以刑臉色一變，顯然沒想到一個鸚兒敢說這種「大逆不道」的話——竟妄想買本朝英勇偉岸的萬人迷大將軍。

見他愀然變色，于靈飛心裡得意極了，只差沒狂妄大笑。

只准你污辱我嗎？哼，換我也污辱你，讓你感受一下心情有多不爽。

他故意點點頭，說得更放浪，「沒錯，爺也千金買你一宿，要你吻爺的腳指頭，一根根的吻、一根根的舔……」

他模仿他自大張狂的語氣，激得他臉色大變。

但隨著他吐出的話語，切以刑望向他那腳指頭，似玉般剔透光滑，如雪做似嫩白動人，他一根根的掃過，然後喉嚨很明顯的吞了一口口水。

「賣了！」

「什、什麼賣了？」

于靈飛原意是要激怒他。照切以刑自大驕傲的個性看來，這話應該會惹得他暴跳如雷，然後氣到想要掐死他，甚至撂下狠話走人才對，怎麼他卻說賣了是自己聽錯了嗎？

「你說什麼？」

于靈飛掏掏耳朵。不可能，切以刑不可能這麼說的，而他要賣，自己也不敢買呀。切以刑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壓在他的身上，拉起他的腳，牙齒朝形狀最美的小腳指頭輕輕的嗑碰，那像羽毛掃過似的輕咬，讓于靈飛驚呼出聲。

好癢、好奇怪的感受。

「你、你幹什麼？啊——別舔啦，我雖然沒有香港腳，但這樣舔還是很不衛生！」

他驚惶失措，想要縮回腳，腳掌卻被切以刑給牢牢掌握在手中，切以刑可是個近一百九十公分的壯漢，而他現在的這副身體瘦弱又嬌小，怎麼可能反抗得了他。

「你的腳好美。」

他不只吻他的腳，還撩起他的寬鬆褲管，大手摸上小腿，一路滑上大腿，動作絕對比非禮還要刺激一百倍。

一把火燒得于靈飛理智告急，不曉得是桃紅的身體敏感，還是切以刑真的太會摸，摸得他雙腿間有了反應。

這男的到底摸過多少人呀？竟然這麼會挑逗人，他不能讓他這樣摸下去，會摸得自己繳械投降的。

「起來，起來啦，切以刑。」

他喘息著，扭動著，身軀像弱柳般的左搖右晃，切以刑迫不及待的大手已經解開他的衣襟，充滿熱力的長指輕撚乳尖，他渾身哆嗦，如遭電擊，連抗拒的力氣都沒了，切以刑捧住他的臉，印上嘴唇，滑溜的舌尖一下就攻佔他的唇內，相濡以沫。

「唔……嗯……」

逸出動情的低吟，于靈飛用力扣住切以刑的後背，雙腿難受的變換著姿勢。

切以刑被撩撥得激情難耐，舌頭靈活的纏著他的，他被吻得眼神迷離、渾身輕顫。明明心裡想著夠了！夠了！他幹麼跟切以刑吻得死去活來，但是他一舔他的嘴唇，他就全身無力、一陣酥軟，尤其他大手撫過他柔細髮絲，輕揉他白玉般的耳珠時，他心裡一陣麻燙，好似自己失了手、失了腳、失了心，什麼都沒了。

只剩下眼前英俊雄偉、渾身散發男子氣概的他。

「啊——」

一聲淒厲又可怖的尖叫劃破夜晚的寧靜。

于靈飛聽了好一會，才聽出是風嫋的聲音，他叫得這麼淒慘，一定是發生什麼大事。他猛地推開身上的男人。

切以刑眼神還迷離著，顯然仍深陷在灼人的情熱裡，但他馬上就恢復了理智，也知道不對勁，幫自己跟于靈飛套上外衣，快步出了房門。

于靈飛一路衝，風嫋尖叫不休，把所有住在後院的人幾乎都吸引來，他手指顫抖的比著井邊，一抹綠蹲在那裡，而那人身前的水漬在月光下微微染著猩紅的顏色。心臟一下下的撞擊著胸口，于靈飛一顆心提到喉嚨處，那人纖細而堅強的背影就像——阿捧！

大概是聽到騷動聲，那人回頭輕聲道：「我的臉好癢，老闆——」

于靈飛倒抽口氣，只見阿捧的右臉滲出血水，彷彿被硫酸給腐蝕過。

所有鸚鵡都驚叫的倒退一步，膽小一點的已經臉色發白，雙腿都在發抖了。

于靈飛社會新聞看得多，報章雜誌上有時還會登出一些需要做臉部重建手術的人的照片，所以他雖然震驚，但並沒有被嚇到，疾步向前，同時逼自己冷靜下來。

「是不是有人朝你潑東西？」他抬起阿捧的臉問，心一陣陣的疼。在他心裡，阿捧他們就是他的弟弟，傷在他們的身上，他感同身受。

「剛才我回房時，有一團粉末撒來，然後我的臉就好癢。」

阿捧低語，他的指尖黏膩膩的，全是血珠，一滴滴的往下淌，墜落在恍若無底的水窪中。

八王爺也被風嫋的淒厲慘叫給引來，他站在黑暗處，以避免自己殘缺的面容被人看見。

人說醫毒同源，于靈飛雙拳握緊，這裡沒有人怨恨阿捧，就算怨恨他，也沒這種毒藥可以害他，現場有毒藥的只有一人——就是學醫的人。

他衝了過去，朝八王爺猛揮一拳，心中的恨與怒驅使著他一拳又一拳的痛宰對方，縱然他于靈飛此刻的戰鬥值只能用花拳繡腿來形容。

「你這個喪心病狂的混蛋，活該你被詛咒，活該你龜縮在這座王府裡當臭阿宅，阿捧只是退回你的玉鷹而已，有這麼罪大惡極，犯得著這樣的害他嗎？你不要的也不讓別人得了他就對了，你無恥、變態、小人、卑鄙……」

切以刑圈抱住發狂的他，當切以刑空出一隻手用拇指抹去他眼角的淚，于靈飛才知道自己已經淚流滿面。

阿捧好好一張如花似玉的臉就這樣被人毀了，這人還是皇親貴胄，那阿捧不就冤死也不能討回公道。

切以刑俯在他的耳邊道：「不是八王爺幹的，他貴為王爺，要一個鸚兒死，不必用這種拐彎抹角的手段。」

「不是他，還能是哪個混蛋？」他駁斥，「他會用藥，這又是他的王府，除了他誰膽敢胡亂傷人，你看他的表情，他知道這是什麼鬼東西！」

被于靈飛猛擊幾拳，八王爺左臉微腫，他跌跌撞撞的走出暗處，讓自己平常最忌諱被人看見的鬼胎記在月光下清楚示人，彷彿他已經顧不了那麼多，哪怕是最令他自卑的胎記，也不能阻止他洶湧澎湃的感情。

沒有看過他臉上胎記的鸚兒全都驚呼著面面相覷，這才明白傳言中個性孤僻古怪的八王爺，不是不愛出現在人前，而是因為臉有殘缺羞於見人。

接下來的一幕又讓他們寂靜下來，連一根針落地都聽得到。

傳言中尊貴無比、受盡先皇疼愛的八王爺，紆尊降貴的單腳跪在阿捧的面前，阿捧右頰都是血，看起來恐怖且驚人，血還從肉裡滲出，多少鸚兒不敢看而將目光轉開，只有八王爺顫抖著手，從袖袋裡拿出藥膏，但他的手發顫得厲害，幾乎拔不開蓋子。

「我的臉毀了嗎？八王爺。」阿捧皺眉問。

他的手指都是血，臉上還是麻癢不已，但如何用水清洗都沒有用，只是更癢、更疼、更難受，彷彿要將整張臉皮給剝下來才會輕鬆。

「沒有，你的臉還是一樣美。」

八王爺低語，聽起來不像勸慰，倒像真心話。

彷彿在他眼前的，還是初遇時那張清豔美顏。

那是個炎熱的夏日，他一時頭暈蹲在街角，遮臉的紗帽在採藥時掉落山崖，路人冷漠的踏步而行，誰也沒有理會他，突然一雙如春日般溫暖的手撫著他的背推揉

幾下，柔聲低語。

公子，您不舒服嗎？

那流溢關懷的聲音很柔、很美，而且非常動人，充滿真心誠意，真摯得讓他心裡暖洋洋的。

在爾虞我詐的宮廷裡，除了父皇母后從沒有誰對他說話如此溫柔真摯，大部分的人不是對他有所求的虛情假意，便是驚懼的別開臉，不敢看他，偏偏又礙於他的皇子身分，只能藏起嫌惡。

他們以為他是木頭人，感覺不出他們的厭惡與驚恐嗎？

他抬眼看到的是亮晃晃的陽光，還有美如秋月的玉顏，一怔之下，他忘了遮掩自己的容顏，等回過神再要遮為時已晚，他知道對方已經清楚看到他的臉。

明明早就習慣驚恐的尖叫，但是那時卻覺得分外的難堪，有種自慚形穢的感覺，他甚至不知道該如何應付可預知的窘境。

那雙纖瘦的手扶起他，柔美的聲線沒有化成慘叫、如花嬌顏沒有驚恐的扭曲，他看著他，就像看著一般人一樣自然。

當下他甚至有種錯覺，自己的臉莫非是天降奇蹟的好了，要不然這個人為何沒有驚恐逃走，為何沒有害怕尖叫，為何能一臉平靜的看著他，眼睛都不眨一下？

「太陽這麼大，您一定是中暑了，喝些水吧。」

他說著把他從路旁扶起，到一邊坐下，向附近人家討來一些冷水，他看著他喝下，一邊找話題跟他聊起自己和店裡要重新開幕的事。

他卻完全無法專心，貪婪的汲取他身上的麗光，恨不得與他再坐一會。

一向孤僻不群、深居簡出的自己，為什麼會這麼想？

他不知道，也不明白，只覺得心裡躍動著，激動莫名。

「公子休息一下便好，我還有事待辦，先少陪了。」

看他已經沒有大礙，他告別轉身離去，他心裡很急，卻不知道自己該要說什麼，於是想也不想取下自己不離身的玉鷹，遞到他手上，乾啞著聲音道：「小玩意，留著吧。」

他想謝謝他，雖然他覺得比起這個鵝兒帶給他的溫暖，世間的任何寶物拿來酬謝他都顯得他庸俗，尤其在他朝他嬌豔一笑之後，他的心頓時柔軟似水，漾出一圈圈的漣漪。

「好可愛的小鷹，那我留下了，謝謝公子。」

麗人走了，他怔忡了好一會，藉著粗碗裡的水光看著自己的臉。他的臉沒有變，依然有著恐怖、令人厭惡的鬼胎記，連母后都曾對著他的這張臉垂淚自責。他恨極的摔碎那粗碗，雙手掩住臉。

他若是看了他尖叫而逃離，他還不會覺得這麼痛苦，為什麼這個鵝兒沒有任何反應，讓他誤以為……誤以為自己變成一個尋常的普通人。

不到一個月，皇帝哥哥說要賞給他一個人，若是他把人趕走、遷走、不要了，皇帝哥哥就殺了那個人。

他氣急敗壞，他不要身邊有人伺候，更不要別人盯著他的鬼胎記看，為什麼他的

親人都不懂？！

然後那人走進他的後院，明亮的陽光照亮他美如秋月的容顏，他的心臟怦怦亂跳，彷彿要從胸口跳出，他不敢相信。

他好美，比那一天偶遇時更美麗、更嬌豔，讓他幾乎無法轉移目光。他竟然進了他的王府，好似理所當然要變成他的人，接著他想到這是御令，皇命不可違，所以他是因為不能推拒，才來到他這個惡鬼投胎的男人身邊嗎？

他逃回自己的房間，拿出自己偷偷畫的人物像，然後又生氣的砸了幾個根本就不見效用的藥方。

那痛苦又煎熬的心情還恍如昨日，這張臉本來是那般的柔美含豔，但現今卻血腥一片。

第二章 綠竹搞失蹤

八王爺用力的拔開蓋子，完全不管那是工匠精心製作，曾經令自己愛不釋手的私藏愛物，那玉製的蓋子啪啦落在遠處，碎了一地的晶亮。

還說什麼你的臉還是一樣美？于靈飛哭喊道：「事到如今你還睜眼說瞎話，你毀了他的臉，你這混蛋！」

他怎麼可能會毀了這張讓他魂牽夢縈的臉。

不會的，不會的，他明明知道有一張不能在光天化日下正常行走的臉有多痛苦，又有多淒涼，就算他貴為皇子，也不能得到常人能擁有的自在，他怎會這樣害阿捧。

他要他自由自在，就像他的玉鷹一樣，昂首看著寬闊的天空，而不是跟自己一樣，關在彷彿連陽光也照不進來的八王爺府，日復一日苦等奇蹟、一生孤寂淒涼，恨不得自己化為一抔黃土隨風而逝，再也不用面對眾人驚恐厭惡的目光。

那顫抖的指尖帶著清涼的藥膏，抹上血跡斑斑的容顏。

阿捧的眼睛因為疼痛而微眯，他雙手覆住八王爺為他抹藥的左手，輕語道：「王爺千金之軀，我只是一介賤鶻，豈能受您貴手敷藥，您停手，我自己來吧。」

八王爺一怔，是的，他說過嫌棄阿捧的話，將讓他心動的人狠狠推開，只因藍水兒說阿捧怕他的臉。

他知道那是謊話，阿捧總能坦蕩蕩的直視著他，不像藍水兒必須壓抑恐懼嫌惡才能勉強不移開目光，但這是令他懸崖勒馬的警言，讓他可以更快的做下決定，不必糾纏於折磨痛苦的感情，也不必更加怨恨自己臉上的鬼胎記。

他想去他房裡，什麼都不做，只要與他一同坐著、挨著，就算默默無語也無妨，只要能讓他的目光含笑注視著自己就好，但是他不能。

所以他立了藍水兒為妾，趕走阿捧，如此就可以再也不用看見讓他心痛又難受的人。

阿捧拘謹的從他手裡接過藥膏，抹上臉後，才鄭重萬分的把藥膏歸還，有禮得生分。「謝王爺賜藥。」

藍水兒穿著一襲豔麗衣衫待在遠處，幾個鶻兒將他包圍起來不斷私語，其中一個膽大的拿著一只木盒揮舞，並高聲道：「我之前看到他在阿捧的房間前偷偷摸摸

的，沒多久又見他丟了這個木盒，所以叫大家圍住他。」

八王爺幾個箭步向前，搶過木盒，聞了味道，臉色一陣青白交加。

知道事跡敗露，藍水兒連忙跪下，哭得淚濕衣衫。

「王爺，水兒都是為了你，你為了治好臉上的病求來許多奇藥，就這一味最是兇險，你為此苦苦思索，水兒不忍你日夜心焦，又心想，這藥既然兇險，當然不能試用在你的身上，不如先找個賤鶻試……」

聞言八王爺腳步蹣跚，身體搖搖欲墜。他明白了，是他害了阿捧，他沒做，藍水兒也幫他做了，因為藍水兒知曉他的心始終在阿捧身上，他只是不敢要阿捧，才利用他來趕走阿捧。

于靈飛聽完大怒，一口氣衝了過來，奪過木盒。「藍水兒，你這該死的，你要試藥就自己試。」他將那木盒用力的往藍水兒臉上砸。

藍水兒猝不及防被砸個正著，摀著臉，震驚於這個前京城第一花魁竟如此暴力、目中無人，連在八王爺面前都敢如此造次。

「我是王爺的侍妾，你這賤鶻也敢打我。」他一把揪住八王爺月白色長袍的袖子，淚眼汪汪的哭訴，「王爺，我好歹是你的人，這又是你的府邸，豈容一個外來的賤鶻對我動手動腳。」

他左一句賤鶻，右一句賤鶻，擺明自己的地位與其他鶻兒都不一樣，眾人本就對忘恩負義的他十分反感，此刻再聽他裝模作樣向八王爺哭訴，每個人都面露鄙夷。八王爺呆然的站著，彷彿聽不到外界的言語。

切以刑抱住于靈飛往後拖，低語道：「這是八王爺的家務事，你不能管。」

「什麼家務事，阿捧的臉、他的臉……哇——」他說到這裡又氣又難過的再次大哭。

「呀啊——」

風嫋又尖叫一聲。

于靈飛抬頭看去，只見阿捧身子一軟暈了過去，八王爺立刻手一抄，將人抱在懷裡，藍水兒原本扯著他的衣袖，竟只剩一截布料。

原來阿捧早就劇痛難忍，只是一直強撐著，塗抹藥物之後，再也抵擋不住強烈的暈眩感，倒了下去。

「切將軍，若是家宅裡出了這種事，你都是如何處理的？」八王爺抱著阿捧冷聲問。

于靈飛搶白道：「當然是依法辦理，管他是不是你的小妾，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——」

切以刑一把摀住他的嘴巴，氣得于靈飛咬他一口，切以刑吃疼，卻仍掩住他的嘴，皺著眉頭。

八王爺問的是他，又不是他桃紅，他多嘴什麼，這鶻兒就是沒規矩，夫在上、妻在下，自己說話，他不乖乖在一邊聽，還爭出頭講話，看來他得好好糾正他這不好的習慣。

「名為揣摩上意、實則爭寵害人，毀人美色、謀害性命，若是我房裡的人這樣做，

只有殺了以儆效尤。」

八王爺冷冷道：「那就殺了！」

不愧是皇家子弟，天生自有一股威儀，說話的聲音不輕不重、不慍不火，卻更顯得煞氣萬分，所有鸚兒都感受到了，頓時一陣發冷。

接著他又嘆了一聲，「罷了，他畢竟伺候了我幾日，給他一條生路，讓他離開吧，阿捧的傷勢看起來嚴重，其實仍醫得好，不用痛下殺手了。」

「王爺、王爺——」藍水兒急得大哭大叫，怎知自己使盡計謀，卻換來這樣的結果。

于靈飛走近八王爺，拚命的想從對方手裡接過阿捧，卻被人揪住後領。

「別人抱自己的人，你跟著去湊什麼熱鬧？」切以刑冷聲問。

「阿捧什麼時候變成他的人，他不是嫌阿捧是妓院出來的，不是嫌棄鸚兒？他是高高在上的八王爺，阿捧哪配得上他呀。」

聽八王爺說醫得好，于靈飛的口氣好多了，只是話仍說得酸溜溜的。想當初自己也被打得半死不活，醫好後，背部好像也沒疤留下，或許八王爺的醫術就是這麼高明，他也不必太擔心。

他被切以刑拎著，沒辦法去抱阿捧，不過以他的身高跟力氣，估計也抱不起阿捧。八王爺把懷裡的人珍而重之的抱進自己的房間，屋內、屋外擠滿關心的人，這些時日，不論新舊的人，都知道阿捧為人仔細，又有擔當，很多事老闆沒管到的，都是他在管，他們擔心他的安危，沒人走得開。

房內，八王爺打開藥箱，就聽到床上之人的呻吟。那臉上的傷必定極痛，醒著時，阿捧強忍著不出聲，現在昏厥之後，反倒才開始叫疼。

他心裡一痛。什麼樣的過去，才會磨得他個性如此壓抑？縱然痛到椎心，也不掉下一滴眼淚，叫出一聲痛。

誰為他遮風擋雨，誰憐惜他臉上無聲的淚痕，誰的臂彎能讓他暫時依靠？會是自己嗎？自己能嗎？

不敢再想，八王爺急急的在紙上寫著藥材，寫完後，交給從頭到尾罵得最大聲的人。「去抓藥，四碗水煎成一碗，早晚喝上一碗，我明日就出府去尋人來治他。」

于靈飛接過後，才聽懂他後來的話。「你救不了？」

八王爺擰眉回答，「救得了性命，救不了臉，我師父善醫膚髮，我立刻請她下山。」

「那要多久？」

「不知道，看師父心情。」

這什麼答案？于靈飛嘴都氣歪了。

風嫋聰明懂事，立刻從他手裡討過紙張，與幾人外出去藥鋪抓藥。

最後于靈飛被切以刑給拎出房間，眾人聽說有救，見幫不上什麼忙，夜又深了，便漸漸散了。

八王爺闔上藥箱，聽到床上之人低聲呻吟不斷，拿出一只藥瓶，倒出幾顆藥丸，先在口中嚼碎一顆後，坐到床邊輕捏阿捧的雙頰處，使得檀口微張，他猶疑一下，才將碎藥以舌尖慢慢餵入。

他一顆顆的仔細嚼碎，一次次的慢慢餵食，等藥物起了作用，阿捧的呻吟聲低弱下去，鼻息舒緩，顯然已麻痺痛覺。

他一夜不敢闔眼，仔細的聽著阿捧的聲響。

于靈飛關心阿捧的傷勢，根本無法一覺到天亮，四更時分他就醒來，偷偷摸摸的想要去看阿捧，被切以刑給攔住，氣得他大叫。

「我要去看阿捧！」

「他在八王爺的房裡，你衣衫不整的，去別的男人房間幹什麼？」

這是什麼口氣，聽起來好像自己是他要紅杏出牆的老婆一樣，而自己也太沒用了，幹什麼偷偷摸摸，他想去看阿捧就去看，誰也擋不了他。

他跟切以刑八字都沒一撇，不過是昨夜頭腦昏沉，迷迷糊糊的和人親個小嘴，這自大狂就以為自己夠資格管束管西了。

哼，老外親來親去也從沒當一回事，他是見識廣博的現代人，當然不把那個吻掛在心裡。

那個連屁都不是！他自我心理建設做得很好，不會因為被個男人吻而產生心裡陰影跟不良壓力。

「我獨身，他未婚，有什麼不可以！」他嘴快的回了句。

切以刑臉上烏雲一片，一副綠帽戴上頭的表情，揪住他，翻倒。

于靈飛以為他要來強的，想不到這男人狠狠的一掌打在他的屁股上，他叫得天都快塌下來，他從三歲起，就沒被人這樣處罰過了。

「你、你搞什麼鬼？你又不是我老爸！」

「還吵，再來一下！」

切以刑手勁很大，是真的打，不是開玩笑的，一下就痛得他眼眶泛淚，再來一下，他的屁股都腫了。

「你憑什麼打我屁股，我跟你又沒關係。」他噘著嘴問。

「我賣給你就有關係了！」

切以刑對這答案似乎很沾沾自喜。沒錯，以前他不賣，逗得自己心癢難耐，慾火無處發洩，昨日他一句話驚醒夢中人，他可以不賣，那自己就「強賣」給他好了，結果不是一樣的嗎？

瞧，昨夜若不是那聲尖叫，他早就摟著柔若無骨、香汗淋漓的他睡了一晚，不，也許是一晚都不用睡了，聽得宛轉嬌啼，任他翻來覆去，盡興一整夜。

「我買你幹麼，我又不是人口販子，而且我對你的屁股也沒興趣。」

最後那一句話又惹來一記熊掌，痛得他齙牙咧嘴，接著切以刑就手擺在他屁股上輕輕的揉著，像在揉去疼痛。

「你怕我痛打那麼大力幹麼？」

他這自相矛盾的做法簡直莫名其妙，想不到切以刑卻自有一套理論。

「這是家法，當然要打得你疼，你才記取得了教訓，但爺憐香惜玉，讓你疼了，自然會加倍愛憐你。」

「我靠，這什麼鬼，我又不是你家的人，對我施什麼家法？」切以刑的腦袋不好，他又不跟他姓切，他切家的家法關他啥事。

「我賣給你，自然你就是我切家的人，在我沒玩厭你之前，你永遠都是我切以刑的人。」

這什麼鬼買賣道理，誰又是他的人？！他顛倒是非的話激得人氣憤非常。

更何況他身為賣方大牌得很，竟還先噓一句他沒玩厭之前，搞得自己這買方很沒地位跟尊嚴。

「我才不買，而且我又沒付銀子，不算真的買，你去找別人好了。」

「我賣給你了就是賣了，沒有第二句話。」他語意強硬，連氣勢都凌厲幾分，由不得人說不要。

x的，連要退貨都不行，而且他連一毛錢都還沒給，有沒有這麼惡質的廠商啊。現在他橫眉豎目，一臉貨物既出、概不退換的強盜模樣，他這是招誰惹誰，他現在知道什麼叫禍從口出了。

昨夜他賤嘴，現在人家不讓他退貨了，他忽然懷念起現代的消費模式，可以七天內帶著發票退貨，購物台更讚，許多產品還有十天鑑賞期，不滿意即可退貨——先聲明一點，他可沒試用過切以刑。

切以刑臉上雖然不見緩色，揉著他臀部的手卻相當輕柔，把剛才的疼痛都揉得飛走了，于靈飛輕飄飄的接受他的按摩，舒服得眼睛都眯了，不過他可沒忘記在八王爺房裡的阿捧，而在古代切以刑還算是他信任的人，他輕聲的問出自己的擔憂。

「你看阿捧的臉會好嗎？」

切以刑想也不想就說：「會好！」

這回答讓于靈飛喜形於色，「你怎麼知道？」

「若是不好，八王爺也一樣會要他，這件事對阿捧而言，其實是塞翁失馬焉知非福。」

切以刑的解釋讓他的眉頭再度皺起來。

「狗屁，八王爺是隻縮頭烏龜，萬一他哪天又發神經，把阿捧再次的趕出去怎麼辦？」

切以刑往上揉著他的背，感慨道：「你不懂，當一個男人全心全意為一個人設想的時候，那人在他眼裡有多重要，在他心裡佔多大的位置，你以為八王爺捨得放阿捧離開嗎？他是心裡有關卡過不去，如今珍視的人被毀容，而且還是因為自己的關係，八王爺說什麼也一定會醫好阿捧的臉！」

于靈飛沉默。他對八王爺的印象相當不好，但是不可否認的，八王爺看見阿捧毀容時，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，他的心痛與難受都是真的。

「我說將軍大人，我不太懂你們做官的頭銜，請問什麼是『殿下』？」

對阿捧的事暫時安下心，他提起梗在自己心裡的疑問。

昨天那像戴著陰森鬼面具的男人就是這樣叫他的，他就算古裝劇看不多，也知道

「殿下」不可能是用來稱呼平民的，但實際上用來叫誰，他也并不是太有概念。

切以刑沉吟了下，「皇上還未繼位前，底下人就叫他殿下。」

「皇上？」于靈飛驚道。

切以刑繼續解釋，「但『殿下』也不只是用來稱呼儲君，像王爺、公主等的皇子、皇女皆能用。」

「皇子、皇女不是皇帝的兒女嗎？」于靈飛有點搞糊塗了。桃紅是個名妓，誰會開他玩笑，叫他「殿下」？

「講話別那麼沒分寸，我們房間內私談就罷了，在外頭可別胡說，皇子、皇女豈是我們能掛在嘴邊議論的。」

「等一下，我是皇子嗎？要不然怎麼會有人叫我『殿下』？」

切以刑目瞪口呆的聽著他自抬身價，隨即哈哈大笑，「你這鸚鵡說什麼要殺頭的笑話，皇室血脈中從未有過鸚鵡，皇族尊貴，乃是真龍託生，哪會有低賤的鸚鵡。」于靈飛從他腿上爬了起來，大惑不解的問：「皇室中沒有鸚鵡？一個都沒有。」

「當然沒有，不只是皇室，京城兩大世家也沒有，皇室是真龍血脈，另兩個世家協助開國皇帝建功立業，帝王也許下永保昌盛的承諾，除非他們謀逆造反，要不然永遠都能襲爵繼位，傳承多年，兩個世家開枝散葉，家族龐大，但也從未出過低賤的鸚鵡。」

原來有那麼多家族沒有鸚鵡出生，聽切以刑這麼說，皇家沒有鸚鵡是千真萬確的，自然那聲殿下便是有鬼，或是音同，自己搞錯了而已。

但那一封信，可是明明白白寫著「毒殺切以刑」，這桃紅到底是誰？為何有人寫了那一封信給他，用詞又像是交代事情的土級口吻，莫非桃紅是間諜，許多女間諜對外的身分都類似交際花，以現代觀點來看，桃紅應該也算是交際花吧。

啊，他頭腦都混亂了！

而那封被淚弄濕的信只有自己跟阿捧見到，他當時擦了眼淚，對阿捧說他不知道那封信是誰的，也不知道那封信為什麼這樣寫。

阿捧信了，毫不猶豫的撕碎信，然後埋在土裡，並且保證他一輩子都不會說出這件事。

阿捧的信任讓他相當感動，畢竟那信裡寫的，可是謀害一個當朝大將軍的大事。但這件事也讓他相當苦惱。這桃紅恐怕是有祕密的，但這祕密是什麼，他之前搜桃紅房間時沒發現。現在店整個被拆了，更無從知道桃紅的祕密是什麼，也許該從桃紅的出身去查。

他被切以刑逼著再睡一下，可能昨夜睡得並不好，他這一睡竟睡到日上三竿，而切以刑早起回府辦公，竟也沒叫他起來，他恨恨的在心裡罵了幾句。

清醒後，他就趕快到八王爺的房間去看阿捧，並得知八王爺天剛亮時就已出門尋醫，而他進房時綠竹就坐在一旁，正在餵阿捧喝藥。

阿捧性格堅強，容顏半毀、疼痛難當，也不曾流淚，倒是個性多愁善感又年紀輕的綠竹哭得眼睛都腫了起來，他一邊餵一邊哭，還要阿捧勸慰他。

連續照顧阿捧幾日，綠竹情緒一直很低迷，他對於靈飛說，十五日是京城最有名的一間寺廟中的菩薩壽誕，眾多信徒都會到廟裡拜菩薩，他跟一些鸚鵡要去替阿

捧祈福，求菩薩保佑阿捧的臉趕快好起來。

于靈飛也知道店被拆以後，底下的鸛兒個個人心惶惶，他一時間也想不出什麼生路，就同意他們做伴一起去熱鬧熱鬧，以免關在屋裡閒想，反而悲愁。

他們稍作打扮，開開心心的出發。

于靈飛則在房間陪阿捧聊天，到了快傍晚時，一群人愁眉苦臉的回來，哭說綠竹不見了！

真是福無雙至、禍不單行，前幾天阿捧才出事，現在竟輪到綠竹，這也太衰了吧。他詳問情況，才知今日是慶祝菩薩壽誕的第一日，山上人山人海，擠得水洩不通，他們怕被撞散，就約了申時一刻在廟前的大樹下會合，時辰到了，眾人都如約而至，就只有綠竹不見人影。

他們擔憂，派了一些人擠進去廟裡找，其餘的人在樹下繼續等，直到黃昏，依然不見人影，礙於眾人只是低賤鸛兒，就算報官也必定無人理會，因此才哭哭啼啼的回來稟告。

于靈飛食指揉著太陽穴仔細思索，綠竹年紀雖然不是裡面最小的，但他膽小柔弱，而且面容姣好，可說是店裡最美的，論美色，花魁桃紅還遠遠不及。

就連那冷血漢皇帝也只愛對綠竹說話，還賞了綠竹一只玉環，該不會去進香的時候，誰看中他的美色，把他給捉走了吧。

正往壞處想時，綠竹被人護送回來，他衣帶歪了，稍帶倦容，卻滿面春風，一掃出門之前擔憂阿捧的愁容。

「老闆，我回來了。」

于靈飛一把摟住他。這個漂亮柔弱的小弟弟，不只是年紀小，心地更是善良單純，他怕他遇上壞事，傷了一貫純潔的心靈。

「你到底到哪裡去了？」于靈飛的口氣稍微嚴厲了些。

「對不起，老闆，太多人了，我被人給踩到衣襠，跌了一跤，膝蓋破了皮，幾個神色不正經的公子哥包圍我，幸好一個夫人出面，把那些人給斥退，然後我跟夫人進了香房，夫人畫菩薩像還願，我就在一旁幫她磨墨，直至天色轉黑都沒發現，因為太晚了，夫人很好心的叫僕人送我回來。」

問清楚後，于靈飛才放下心來，綠竹又說那夫人還要在廟裡畫上七日菩薩像還願，問他可不可以每天都去幫夫人磨墨。

「是哪個夫人？」阿捧被人從床上扶坐起來後問。

綠竹瞄了他一眼，眼中有些惶恐，隨即低下頭，「德揚國公的夫人。」

阿捧唇抵了起來，綠竹也咬唇不語，于靈飛不知道他們在玩什麼把戲，但阿捧向來照顧綠竹，很多知心話也只有兩人知曉，料想他見綠竹神色有異，聽出他在說謊。

說不定綠竹是遇見哪位少年公子，見他剛進門時一臉的喜色，幫個夫人磨墨哪會這般的開心。

哎呀，這是好事啊！

他還擔心單純到有點蠢，用流行話說就是天然呆的綠竹被那個冷血漢皇帝給拐

走，很好，如果可以出現一個理想對象，他樂見其成。

「那今天好玩嗎？」他拐彎抹角的問，只剩沒擠眉弄眼。

這一問，綠竹小臉一亮，眉開眼笑，雀躍得只差沒有手舞足蹈，此刻的他當真是明艷照人，宛如一朵出水芙蓉，就連于靈飛也差點拜倒在他的美色之下。

綠竹笑得這麼甜、這麼美，若說不是戀愛，他還真不信呢！

「好玩，我明日還想要去……」他的聲音低了下去，看了阿捧一眼，「若是阿捧需要我照顧，那我、我就不去。」

阿捧正要開口，于靈飛知道阿捧個性拘謹又小心，還有著鸚兒一生都得不到幸福的悲觀想法，唯恐他阻止，便先開口止住阿捧的話頭。

「去，當然要去，這麼多人可以照顧阿捧，不用你，但我找個人陪你一起去，就風嫋好了。」

說到底，還是怕綠竹年紀輕又單純遭人拐騙，于靈飛派了機靈的風嫋陪他同行。阿捧張嘴欲言，見到綠竹開心的臉色就住嘴了，淡淡的叮嚀，「你小心些，早些回來。」

綠竹開心得拚命點頭，彷彿得到阿捧首肯是多麼難得的一件事。「是，我會早點回來。」

見他們兩人之間氣氛怪異，也不知是什麼事，于靈飛轉頭看了阿捧，阿捧神色如常，于靈飛清楚他若是鐵了心不開口，自己就算撬開他的嘴也問不出什麼，就沒再追問。

反正明日派風嫋陪綠竹去，阿捧不說，綠竹不說，嘻嘻，難道他問風嫋那男的俊否，風嫋也不說嗎？